

新人性的证明

陈村 著
陈冠中 译

群众出版社



I 31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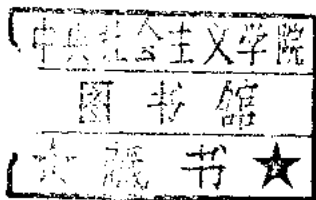
200308463

1

58959

新人性的证明

(日) 森村诚一 著
徐宪成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DQ70/20

新 人 性 的 证 明

(日) 森村诚一 著 徐宪成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72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45 定价：1.85元

印数：000001—205000册

内 容 提 要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在出版《人性的证明》六年之后，于1982年又出版了他的新作《新人性的证明》。

《新人性的证明》是又一部以推理手法写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反战小说，它是《食人魔窟》的姐妹篇。故事梗概是：一位到日本寻找女儿的中国女译员，深夜突然中毒身亡。日本警察署侦探栋居从死者遗留下的一本小说集中找到线索，查出死者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曾被日本侵略军的“731”细菌部队抓去当过“人体实验材料”。栋居以一个日本人所怀有的赎罪心情，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和侦破工作，终于通过这个女译员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日军“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恶行径以及这个部队的黑暗内幕。作者以国际舞台为背景，把揭露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同叙述现代发生的故事结合起来，情节曲折动人，又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编辑对书中某些冗长、累赘的段落略有删节。

写完《人性的证明》，六年过去了。我得到了日本陆军秘密部队——731部队的材料。日本加害其他民族的史实促使我写下这部小说。

《证明》系列作品，描写的是良心上负有债务的人们。我要在本书中偿还一些“日本人的债务”。

我并不想延长《人性的证明》，但作为日本人中的一员，本书的主题思想是非表达不可的。

——森村诚一

第一章

“爆玉米花”之死

第一节

大概是职业造成的敏感吧，乘客一上车，帆足忠介就有一种不祥的先兆。尽管这位乘客衣着普通，语气平常，看上去毫无一丝令人敬而远之的样子。

这位乘客是在东横线边上、都立大学附近的目黑路上遇着的。乘客独自一人伫立在人行道暗处，拘谨地招手要车。当时正是五月末，时将夜晚十一点。

乘客拉开车门，报了目的地：一号街某饭店。

乘客钻进车，带进一股车外的空气。帆足悄悄地从后视镜里打量着乘客。

乘客是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年妇女，穿着丧服似的黑连衣裙，或许就是这种黑色才使帆足预感到不祥吧。看不清她的脸，可能她是故意坐在后视镜反射不到的死角里的。她向司机报过目的地后没吭过一声，一直默默地凝视着车窗外。

司机讨厌多舌的乘客，但乘客太沉默也令人不快。特别是在夜里，就象身后搁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会产生一种压抑感。为了打破这种沉默，帆足把乘客的目的地重复了一遍：“您住在旭日饭店吗？”

“是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那一带在市中心算是安静的。”

对帆足的主动搭话，乘客只是点点头。帆足无话可说了。车出了目黑路，驶进樱田路。去市中心方向的车大都是空车，从市中心来的都载着客。

“听说战争时期美军选择的原子弹投掷地就在旭日饭店一带。”对毫无反应的乘客，帆足就说些骇人听闻的事，多数乘客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但她依然无动于衷，还是石头似地靠在车座上，不知是累了还是不愿搭理。帆足死心了。

出租汽车的主顾五花八门，只要付钱谁都可以坐。但是，司机可以选择乘客，这是仅有的一点权利。在奔驰的车里可以接触到各种人，但都是短暂的片刻。除了固定乘客，几乎不可能再同乘客重逢。从这一点来看，乘客同过路的陌生人没什么两样。

有一位司机形容这种对乘客一生中某个片段的了解如同吃剩的“爆玉米花”，其意为：“颗颗都是相同的味，毫无特别之处，既无保留的必要，扔掉又有些可惜。”

帆足非常欣赏这个比喻，因为乘客谈的虽然只是一生中某个片段，不够全面，但细细分析各种人的悲哀和欢乐，可以从中预测自己的将来。所以司机们对乘客惟命是听，尽可能多听乘客的谈话。

但是，出租汽车司机同乘客的生活经历毕竟没有关系，乘客有时也不把司机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司机不过是汽车上的一个活部件。所以他们谈机密事不避忌司机，一对男女也会在车厢里若无旁人地胡搞。每当此时，帆足便不由地伤感起来，怀疑开出租汽车究竟有没有社会意义。其实，司

机们也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反正乘客如同“爆玉米花”罢了，将他们收笼起来，汇入东京的人流。无数人聚集一地才形成繁华的城市，要不然的话，就会象眼下这条路一样冷僻。谁都不会关心出租汽车司机的生活，也没有人去体会整日奔波是什么滋味。眼下这位冷若冰霜的乘客就是如此，她也是许许多多“爆玉米花”中的一颗。

帆足的车出了樱田门，沿樱田的护城河向左拐，同银座方向来的车合为一个车道。这时身后传来乘客微弱的呻吟声。

“客人不舒服吗？”帆足问。

没有回答。

“觉得不好受的话请打开车窗”。要是在狭窄的车厢里一吐，车内立刻会有一股浓烈的胃酸味，不能再接其他乘客了。

不知她是否听到帆足的话，呻吟声愈加沉重了。

“您怎么啦？怎么啦？”帆足大胆地在行驶中扭过头——乘客显出很难受的样子，痛苦地弓着背倒在车座上，口中吐出血沫。

“哎呀！不得了。”帆足大惊失色，马上把车开到路边刹住，跳下驾驶座，打开后车门一看，乘客已经奄奄一息了。帆足意识到她的处境非常危险，一时惊慌失措竟忘了送医院。但是，他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刻不容缓。

赶快呼救，不巧的是周围既无电话又无行人，只有穿梭般的车流。虽然帆足平时也是这车流中的一员，但他第一次体会到他们竟如此冷酷无情，好象是一堆没有生命的、移动着的钢铁。明明车中坐着人，却目不斜视地只顾奔向自己的

目的地，谁也不来理会路边这位濒临死亡的人。有的车唯恐受连累，从帆足身旁开过时还故意加大了马力。

乘客显得更痛苦了，她目光朦胧，神志不清。

困窘中的帆足想起曲町警察署就在附近，找到警察一定有办法。尽管平时警察与司机是冤家对头，但帆足还是毫不犹豫地钻进驾驶座，猛地发动起引擎。

第 二 节

突然送来个濒临死亡的人，曲町警署毫无防备，马上叫救护车。但就在救护车赶到的同时，乘客停止了呼吸。救护车不载尸体，只好空返。但曲町警署却必须对这具送上门来的尸体负责。

一旦发现尸体，首先要听取发现者的陈述，大部分案件的侦破工作都是以此为开端的。但尸体（送来时尚未气绝）被送上警察署的大门来，这是十分罕见的。警署成了死亡现场，如果死者是被害的话，那么这种破案开端在侦破史上是很少见的。

死者的遗容十分痛苦，就象在车里难受得倒在车座时一样，尸体的外观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中了毒。要是能掌握摄毒情况就可以分析出死因，而确定死因是很重要的。如果确是中毒死亡，那就要查出死者是在何地、用什么方法摄毒的。据司机反映，上车不久她就发出呻吟，那么，应该是在上车前摄毒或上车后服了毒性快的毒品。按常规对帆足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但他也无法回答摄毒时间是在上车前还是上车后。

死者是六十岁上下的老年妇女，带着褐色的皮制手提包。为了确定她的身分，检查了手提包，内有一些小物件，五万日元现金以及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给的因公出国护照，护照上的照片就是死者。姓名：杨君里。58岁。身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译员。另有一张千代田区一号街旭日饭店724室的居住证。中国政府的译员在因公来日期间奇怪地死亡，这非同小可，警署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尸体目检后，送去解剖。同时警署又与中国驻日大使馆联系，并派警官前往旭日饭店，死者很可能在那里下榻。旭日饭店的方向恰恰同曲町警署相反，难怪司机慌乱之中把死者送到曲町警署来。

旭日饭店是家中型旅馆，有二百多间客房。旅客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东南亚人。前去旭日饭店的是曲町警署侦察课的栋居弘一良。

由于死因尚未弄清，所以调查是从意外事故死亡、自杀和他杀三方面进行的。从旭日饭店了解到：死者杨君里是农林省以及日中睦邻协会共同邀请来日访问的中国农业参观团的译员。参观团一行十二人，由农业科技人员组成，从五月十五日起，二周内访问了京都、奈良、长野、秋田、福岛、宫城等地，预定明天回国。昨晚，也就是五月三十日晚上，杨在九时外出，说去走访住在饭店附近的故友。

杨君里在北京的日语学校执教多年以后当了翻译，这次来日是首次。杨出身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战争时曾同日本人结婚并生下一女儿。战争结束时，丈夫和女儿都回了日本。

“那么，杨君里这次来日是不是去会见过去的丈夫和女儿的呢？”栋居问喻团长。

“她来日本前就知道了访日期间的住所，她盼望了很久。”喻团长用生硬的日语回答说。

“这么说，杨要会见的、住在东京都里的故友就是昔日的丈夫和女儿罗？”栋居问。

“这一点，她没有说，也不愿意说。但我想很可能是这样。当年分手后，三十多年过去了，她的丈夫和女儿一定在日本有了家庭。我想，她虽然想见到他们，但总有些不方便吧。”喻团长的话并没有恶意。

“您是否知道她要找的人住在东京什么地方？”

“不知道。明天就要回国了，我没问她，而且看来她也不愿意告诉我。她只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我看不一定在她故友的家里会面。”对杨的去向，喻团长一无所知。他对译员的意外死亡感到很不理解。

栋居征得喻团长同意后，检查了杨君里的遗物。或许从遗物中可以发现她该晚的去向。

杨君里住的724室是间标准面积的普通单人房间，五至六坪^①大小，室内有床、桌椅、衣橱，附有卫生间。衣橱里只挂着一件睡衣。

明天就要回国，杨君里的行李——一只旅行箱和一只皮箱都整理好了。要是有关键的话，很可能就在箱子里。喻团长提出：箱子的主人已经死亡，死者在国内又没有亲属，这行李应该作为她的遗物。于是，栋居领取这二个箱子暂时保

① 一坪等于三十六平方尺。——译者注

管。

解剖还没有结果，无法确定侦察方案，一时还找不到什么线索。

第 三 节

乘客突然死在车里，帆足忠介只好自认倒霉。本来想去兜长途乘客，警察却慢吞吞地向他了解事情经过，又叫他填写详细的调查表，好不容易搞完，天已近拂晓了。

出租汽车公司的头等大事就是赚取利润，只要赚了钱回去，司机即使在途中干些私事也无妨。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如果完不成三万六千四百日元营业额就要扣工资。车跑过的路由里程表记录，司机无法在方向盘上捣鬼。出事的那天上午，帆足的车没乘客光顾，想在夜里十点以后拼命跑几趟，以挽回白天的不足，想不到在营业的黄金时间里发生了乘客猝死的意外事件，于是这一晚的营业额就全完了。可是公司是铁面无情的，不理睬司机的任何解释。

的确，那位乘客一上车，帆足就感到不妙，要是当时谢绝她上车，就不至于落得现在这样严重完不成指标的地步。帆足回到车库已经凌晨四点多了，然后又洗车，统计一天的收入金额，结清帐目，天已亮了。

由于今天碰上了不吉利的事，所以帆足洗车和清理车内时特别仔细。虽然她呕吐出的东西很少，却沾在车内散发出异臭。帆足仔细清扫了每个角落，他要驱赶掉邪气。

帆足的目光射向后车座与靠背交接处，发现那儿有一只柠檬。昨天出车后兜到的生意有二十次，车出库时并没有这

个玩艺儿。这是二十个乘客中哪一位丢下的呢？这只柠檬很显眼，如果是出车不久上车的乘客遗失的话，后面的乘客怎么没有发现它呢？看来是后上车的乘客遗失的，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死在车上的最后一位乘客。

帆足想得正出神，司机矢崎看见了柠檬后问：

“喂！你怎么也带着柠檬？”矢崎因为同飞车帮发生交通纠葛，回车库也晚了。

“不是我带的，是乘客丢下的。哎，你带着柠檬？”

“这东西赶瞌睡真灵，想睡的时候咬上一口就清醒啦，你不也带着吗？”

帆足还不知道柠檬有这种用处。柠檬味酸，咬一口确实可以驱散些睡意。

一辆出租汽车有两位司机，可能这个柠檬是搭班司机的，但奇怪的是为啥放在乘客座席上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柠檬，管它是谁丢的，何必大惊小怪。帆足心里这么想着，扬手欲扔，但他的手停下了，心想，警察怀疑死者为他杀，如果真是被害的话，这个柠檬岂不是重要的线索吗？转而又一想，是不是谋杀同我无关。不如早点回家，泡在热澡盆里舒舒服服地歇会儿。好不容易从那漫长而又辛苦的工作时间中解放出来，要是主动把柠檬送给警察，一定又要询问，填写调查书，浪费宝贵的业余时间。我已经尽了义务，现在该休息了。帆足自我安慰着。

可是，当目光遇上那只黄黄的柠檬时，它好象在诉说：

“我并不是那种吃剩下的爆玉米花，我是在您车上结束生命的那位乘客留下的遗物啊！”

帆足幡然醒悟，毅然决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帆足觉

得这位乘客一定不是普通的“爆玉米花”，她死在我的车中，首先同我有关系，其中会不会有别的什么名堂。

第二章

剖析柠檬

第一节

出租汽车司机送来柠檬时，栋居忽然意识到这柠檬按理应由警察发现。死因不明的尸首是这辆车载来的，首先就该查这辆车，却忘了检查，这种失职将受到他人非议。然而，杨君里刚送来时尚有微弱的呼吸，象是食物中毒。应该承认，当这位被人背来的外国人突然死去时，连警察都慌了神。

新出现的柠檬颇费猜测，如果它是死者的遗物，那为什么要带柠檬外出呢？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翌日，法医的解剖结果出来了，死因是有机磷化合物急性中毒，胃以及小肠中含有“对硫磷”化学成分。尸体血型为AB型，无两性关系痕迹。胃内只含有少量对硫磷的混浊液，别无他物。

法医认为光凭解剖结果无法确定是自杀还是谋杀。对硫磷原先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发明的，称为“G 毒性气体”，后来用作杀虫剂。在日本则主要用于二化螟虫的防治。其毒性惊人，它不但可以通过口腔，还可以通过皮肤或极小的伤口渗入体内。致死量入口为0.6g—0.8g，渗皮约5g。人摄入三十分钟至数小时内死亡，或者在开始时呈氰酸中毒

状，十分钟后突然死亡。

杨君里的摄毒时间很奇怪。司机证实，她从上出租汽车到感觉难受的时间是十五二十分钟，排个时间表便可以确定杨上车是晚上十时零六分，被送到警察署时是十一时四十三分。从都立大学到曲町警察署途中不停车约需三十七分钟，但司机为了观察杨君里曾中途停车。这就是说，无法判断她服毒时间是乘车前还是后。毒性的发作非常迅速，要是上车前服毒，很快就该感觉难受。关于这一点，司机只说“乘客上车时就觉得她异样”，具体印象却很模糊。如果是上车后服毒，则车上应该遗留下毒药的容器。当然也可以在行驶中将容器扔出车外。

对此，曲町警察署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设两套人马分别从自杀和谋杀两方面侦察。第一次侦破会议首先讨论一个问题：不管自杀或谋杀，其动机是什么？

由于本案件的死者是访日逗留期间死亡的中国客人，故无法调查死者周围的社会关系，唯一的调查对象是死者所在的访日参观团，但已回国。有人认为首先要在东京找出死者要去拜访的故友。持这种想法的人还对死亡动机提出了具体设想：

“死者可能在战时同日本人结婚，她希望借这次访日之便会见过去的丈夫以及由丈夫抚养的孩子。她的东京故友无疑就是丈夫或孩子。但是战后三十六年过去了，昔日的妻子突然出现，很可能给丈夫带来麻烦，孩子或许也不相信这位不速之客是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孩子肯定已有了自己的家庭。日夜盼望相见，却遭到对方的冷待，她当然会悲观失望。”

“这么说是自杀？”

“自杀的可能性很大，但还不能排除谋杀的可能性。说不定杨君里的出现引起了某人的麻烦，于是下了毒。”

“我认为即使昔日的妻子或中国的母亲突然出现，也没有杀人的必要。战时在中国的日本人同当地的妇女结婚、生孩子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也上了年纪，这种年龄即使出现了异国前妻，也不至于破坏家庭吧。”

“说不定存在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具体原因吧。”

作了种种大胆的设想，仍然分析不出死亡的原因。作为唯一的线索，检查了杨君里的行李，只是几件替换衣服，一本汉语的日本导游书，一本日中辞典以及看来是作为礼物的收录两用机等，找不到有助于侦破的物件。

侦破会议决定从自杀和谋杀两方面进行侦察，并订出以下侦察方案：

- 一、对上车地点——都立大学附近进行调查。
- 二、彻底调查旭日饭店。
- 三、查出日本国内死者想要寻找的人。
- 四、调查接待人员、农林省、日中睦邻协会。
- 五、弄清毒品来源。
- 六、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杨君里的社会关系，找出死者的前夫。

第 二 节

由于此案一开始就由栋居受理，所以他负责侦察方案的第二项——调查饭店。这不得不使他想起了早先曾办理过的